

乾隆韓城縣志

奏疏

請罷同州韓城冶戶疏

宋包拯

臣近聞同州韓城縣鐵冶務自來定占七百餘戶內二百餘戶  
厚有牧力此見克里正人戶並各高強只以冶戶爲名經今五  
十餘年影占州縣諸般差役其冶戶內係第一等者每戶逐年  
共給冶務諸般所出錢不過三貫文外更別無所費況官中所  
得鐵貨只及十餘萬觔仍官支買炭併工匠錢三百餘貫更差  
專監使臣一員兼體問得本縣人戶以冶務全占却上等力役  
及致丁等人戶差役頻併供應不前若將上件鐵數據等第均  
在本縣人戶上每約納官鐵歲不過十觔至二三十觔况本處  
見賣每觔價錢二十四五文每戶歲納官鐵約費三五百文雖

自來官禁烹煉彼中私賣甚多令百姓取便烹煉必然鐵價轉下兼令赴本縣送納於民至便又減省得監官一員只令本縣令佐專管給納仍得二百餘戶兼充重難役次頗甚均濟臣在任日方欲行遣屬以移任欲乞下本路轉運司選差清幹官員往彼相度施行

上世宗皇帝書

明 張士佩

臣惟邇來考察明肅不才擯斥在位百執事儆惕勵翼一時效忠之風可觀也但考察非可數數勵世者惟陞遷乃常行之典而激勵實於此乎寓誠洗往弊之陋以易觀聽而同士風其視考察之作忠尤倍也臣慶遭逢請竭一得之愚而略言之夫府州縣官孰不知爲親民當重其選擇其人也今之官仕於府州縣也乃率以貲則庸劣亦得以備員以文則浮章無裨於實用

是擇任之者已無其術矣既任之後所賴維持其心者有黜陟以爲之激勵也今之激勵又有可慨者均一州縣官也在進士有銓司科道之遷久之則有部院堂卿之望舉人極其歸多止方面近雖臺署之榮亦千百中之一二耳歲貢愈拘愈卑遷及府佐而止矣皇上試觀今日吏禮兵三部之屬六科十三道之內有幾舉貢出身者乎若以爲例不當也嘗有先爲之者矣若謂中無才俊耶今天下舉貢幾萬人皆皇上久道化成之者以爲無人則誣也有例有人不與舉貢而獨與進士者豈以近來任官得人甲科爲最乎然非進士性與人殊生皆豪傑也特朝廷優擢甲科咸各自愛自勵是以宦業著爾若論忠勤名位之心舉貢與進士則一也雖下至吏胥亦不無此心焉各以上進無門鬱抑未能自發耳一國初任賢無方一時得人獨盛才不

可以出身拘不昭昭乎況今府州縣星列宇內計一千五百有  
七設官六千七百餘員進士三年中取總三百人除選京職外  
外除不越百五十人使其皆賢亦天下編氓十分之中一分蒙  
主帝之澤其九分之所仰牧皆舉人歲貢官也蒼生旣籍於舉  
貢者甚多而朝廷乃待舉貢爲甚輕焉可乎哉是國家陞官之  
典不惟上待士類當昭公道而下爲民生尤當普公惠也況民  
爲邦本不爲民計寧不爲國計乎伏乞皇上勅諭吏部推爲國  
爲民之念察州縣牧責之同不肖者同其斥也才且賢者亦必  
同其遷今後但府州縣官歷任年久廉能茂異不復問其出身  
資格一惟酌其德器相應堪任六部之屬雖舉貢置之吏禮兵  
司也戶刑工亦可也堪任耳目之寄雖舉貢選之六科可也十  
三道亦可也次之而寺署之屬外之而方面之重大而臺閣之

隆量才度德咸與甲科參任更乞著爲令典垂憲萬世將見大典一公風動自別如此則爲舉貢者莫不以上之待士不我限也我隨所出身皆可大行身家之念靡不易而爲爲國之忠孰肯圖博一第而老於行也孰肯任職自盡而不違國也孰肯至債負盈身而後出爲囊橐之計也翕翕焉其時效用疊疊焉竭忠報國凡府州縣官舉爲循良之牧不但如向焉甲科之多得人而已矣循吏之盛可齊唐虞爲三代豈止云掃除魏晉以來獎典焉已哉此猶以外言之也若在內則資格之外更增以獎焉陞遷論衙門是矣均一郎官也吏部之屬陟必崇堦禮兵次之戶刑工何嘗陟其津也均一七品也六科之任率多喬遷十三道次之詳事等官何敢窺其徑也將以爲論年勞則歷任久近相懸職務簡繁互異也將以爲論賢能則庸劣恒切峻秩才

望擢多常調也臣嘗訝之而詢其故咸云此各衙門舊規也臣伏覩祖訓曰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類類不敢相壓並無優待一二衙門之意也所云舊規不知出何典紀分明積弊當革乃謂舊規相傳可嘆也且國家擢官於以裨治也於以勸功也論賢論能論勞焉可矣一二衙門各占美缺吏部恒因以與之銓衡之義焉在爲官擇人爲國任怨當如是耶况惟辟作福名位之定當出自朝廷也可謂各衙門之竊據如是乎自有此弊以來將陞者每先請缺不以爲恥大用之始成於自營何以式倡百僚也既陞也視爲我例應得囊中故物之懷何以望感恩圖報之中也以例陞之人亦以例陞視之擢一人而多士不爲之勸矣國家以祿位激勵人才者不以此弊妨之耶鑽刺之輩奔迎擇官始進之不正者不以

此樊召之耶諺云投得胎好受用不了故往時美缺一出講捨  
賄攘之風大熾近賴抑奔競獎恬退此風幸息然陞遷論衙門  
之弊不正焉沸之止者揭湯也猶伏糶一違良醫心復終潰不  
見今每將戶刑工有志司官改調禮兵調之兵似也調之禮不  
知調繁耶調簡耶抑三部之政非機要不必賢才爲之耶果徂  
論好衙門之意耶夫論資格年勞古之弊也雖非所以任眞才  
猶有意爲陞遷調衙門今之弊也無所爲而妨政多端弊且不  
古若矣况望古之治也哉此國政弊之大者一二衙門之便也  
彼方固守之若醫之利病者然孰肯言之亦孰肯除之臣欲其  
除之者非不欲其優擢也欲惟其人不惟其次惟其才不定其  
官也伏乞皇上大奮乾剛革自古所無之弊勅諭吏部自今以  
後京職遷轉不許復沿舊弊賸黃提督不必吏曹也府丞寺丞



少卿不必科道也。叅政叅議副使僉事知府不必分拘某衙門。幾年陞某衙門。幾年陞也。懸虛位以待俊乂。察政績以議陞遷。果端公廉幹聲實芳隆也。凡九卿之屬皆得內轉。崇要惟取才不愧官功不負位而衙門非所拘焉。苟非其人雖吏屬科道之年深者亦不榮轉京秩。雖外而方面之崇亦不輕補而衙門資次非所計焉。祇爲國家之便不爲一二衙門之便。爲豪傑之便不爲庸夫之便。陞一必足勸百而後陞之優也。如此則獎典一清激勵自彰。如此則凡厥庶官莫不以朝廷擢官無所拘也。我能隨其所居之位而樹大勲皆可致大位而行道不爾雖任好衙門奚益也。庸庸之念靡不奮而爲凶士之忠孰肯仍前諉阻而苟延一官乎。孰肯自恃陞格而矜倨玩愒乎。孰肯不以國士自期待。圖匡濟乎。爭相砥礪之行達乎。百僚凡非中人以下者。

莫不聞率爲善也雖豪傑之無待而興者亦愜其受倍其氣焉  
嗜進之徒雖驅之鑽刺求官亦不爲之寃薪靡而湯不沸病根  
拔而癰不潰講搶賄攘之風終不復作矣臯伊舉而不仁者違  
用此道也官以德懋位以功隆內焉得人之盛殆可重九官駕  
宅俊豈止云輩正昭代獎典焉爾哉噫論資格者儕類自重其  
儕類也非國家設科取士之意也論衙門者津要自重其津要  
也非國家設官分職之意也近來外而略拔舉貢矣但用之不  
廣何以回在闕於旣例之餘取之不恕何以多得人於久挫之  
後內而知論人品矣但要路明俸之久者並未抑之而量遷散  
局資望之最者當優擢而多靳是破格例而未盡去其弊公激  
勸而未大定其典臣恐無以盡愜中外滌德之望久著鼓舞作  
人之術亡今當朝觀會試之期天下官員舉貢咸萃京師傾心

聖政伏乞天語叮嚀吏部盡祛往弊一任至公仰觀國初之良  
法永定任賢之大典播誥中外俾勿復以格例自阻惟當以忠  
賢自進人才幸甚民生幸甚國家幸甚

修城疏

薛國觀

臣邑韓城古韓侯受封地也其勢潦水南經龍門北拱黃河東  
帶梁奕西襟中僅彈丸一土城週圍四里許往不俱悉自嘉靖  
年間重修就石錯雜城堞土垣仍初歷年既久雉堞傾頽自崇  
正三年大寇攻圍之後地方官紳凜於寇患乃始議修城錢糧  
無出一時衆議僉同申請上官議賣城中空閑官地共得價近  
四千兩官紳士民分督管理庀材鳩工甃砌四門四城樓週圍  
增高三丈許外面甃砌三尺之上又共甃砌堞一千四百餘堵  
三尺之下仍舊土牆其形頗足自固錢糧用盡而工止矣後又

兩經大寇四鄉焚殺而圍城之內保全者修城之功居多也間  
遇大雨連綿下土濕軟土甃頭重每有壓倒時費補修該前任  
知縣陳箴與衆鄉官謂倒修不時殊爲常計因議通行甃砌約  
估止再費萬金乃設處工資尤爲數年荒寇鄉民流亡不敢概  
加地畝不敢空役民力止議照城中見在見任鄉官及鄉官之  
後併大家富室查照糧石力量併各官階某一家先捐銀若干  
再議將城中房店院基門面分別三等上等仍派見任見在鄉  
官及鄉官之後與大家富室每住房店房門面一間再捐銀若  
干至中人之家議作兩等量行咸輸萬金似亦易辦奈人情遇  
難可責慕義事平率多吝惜更以勢力掣肘議論參差而城工  
於是乎不果今邊腹多事綱繆陰雨至不可遲誰無身家性命  
苟能合衆力以成城則金湯鞏固永無他慮甚無惜小費而忘

遠圖也矧前工業已幾半因之較省廢之可惜近見直省修城各分修尺丈不必議捐銀兩者亦可做而行之也臣官階叨冒過分家業有薄田三頃任地方官作何議派斷不敢稱苦稱難稍後於人伏祈勅下該撫按從公酌議派修完工毋累鄉村小民縣治幸甚

關中從祀補謚名臣疏

張邦俊

臣竊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大典是也大典者何則從祀與謚法是也是故生明聖賢之道歿分俎豆之光此從祀之典爲理學名臣而設也生竭報國之忠歿蒙易名之榮此謚法之典爲忠名臣而設也兩者皆重典也與重則取世者不得屑越以輕之固不可濫有所予使鉅典被於匪人以開天下徼倖之門亦不可靳於所予使潛德沉而不耀以阻君子爲善之路總之

對於人不負典與不負人以協於至當之歸而已臣關中人也其先諱有當於兩大典者臣得於師友之所闡揚記載之所考稽業已知之稔矣臣生於先諱表樹之鄉而不爲前諱以播揚之是臣有負於臣鄉之先達也臣當此講求大典之時而不求其人以充實之是臣有負於國家之盛典也用是輒敢效區區之愚舉其所知爲皇上陳之關中有應堪從祀者臣僅得一人焉呂柟是已關中又有應堪補謚者除鼎鑒重望朝野巨瞻如原任都御史溫純方在新議自當不吝榮施以表全德臣亦不敢混而入於補謚之列也其應補謚者凡得十四人焉雍泰諸臣是已臣謹錄其生平大概人各一款開載於後以便睿覽如果臣言不謬懇祈聖明勅下禮部覆議俾應從祀者從祀應補謚者補謚使海內按籍而指之曰某也羽翼聖真而得分廊廡

半席之榮也某也鞠躬盡瘁而得與易名華袞之褒也是諸君子不可無此大典也是人固以典重也又使海內按籍而指之曰某也從祀此有光祖豆者也某也易名此有光竹帛者也是大典中不可無此人也是典尤以人重也大典於名賢豈不兩相輝映令萬世而下動高山仰止之思而爲盛世廉頑立懦厲世磨鈍之一大機括也哉應從祀一人原任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簡呂柟應補謚者十四人原任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原任總制三邊兵部尚書魏學曾原任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盛訥原任南京吏部尚書兼學士王用賓原任南京光祿寺卿馬理原任戶部左侍郎張璉原任刑部左侍郎張撫原任倉場左侍郎胡執禮原任南京右都御史胡嘉謨原任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原任吏科給事中張原原任兵科給事中裴紹曾原任

兵部左侍郎鄒應龍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王維禎新議應誼  
一人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

請增浙閩秦齊四省解額疏

前人

臣竊惟天下之治天下之賢才共贊襄之天下之賢才天下之  
賢書實登庸之故掄材者能因其茂盛而撻拔鼓舞之此古聖  
帝明王勞於求賢逸於成功之上軌也我朝世以仁厚培植賢  
才迄今日多士濟濟爲王國楨非皇上右文之化不及此惟是  
賓興之制量地爲多寡貢舉之額相時以裒益乃今者文運轉  
移日異而月不同而海內名區其士人琢磨於聖化有聲名文  
物迥邁曩時者如是而猶按舊圖以索駿也不幾於荆山有抱  
泣之璞滄海多埋采之珠乎此臣妄不自揣爲數省之士代鳴  
東顧之苦而以芻蕘之言上千大聖之採擇也蓋國初文明之



盛莫過於大江以西其自政府以至內外百寮印累累綬若若皆豫章材也卽鼎甲庶常之選卓冠海內故解額視浙閩獨盈五人在昔日多材之時廣取誠不爲濫則今日多材之地寡取寧不爲隘乎臣請稽制而斟酌之今三年一比士天下解南宮者惟江西九十五人耳而浙江福建則皆九十人此外河南八十人而山東廣東各七十五人至於陝西不過六十五人而已比歲南北畿以選貢不常時有增減而向以貴州文學浸盛奉皇上廣厲天下至意特增五名近又振士氣以壯武備遼東亦增五名矣則浙閩秦齊舉士之額久格於常例而不稍爲變通非所以爲平也邇來鼎甲之盛莫如闕元魁之盛莫如浙宰執之盛莫如關西而東齊得雋南宮者獨甲於江以北矣臣請於浙江福建各增五人比江西之額也於山東增五人比河南之

額也於陝西增十人比廣東之額也人材之盛衰不可知惟折  
衷於會試而人材無遁情矣臣不敢遠引卽以近二十年南宮  
取士之多寡衡之壬辰浙江四十二人福建三十人多於江西  
之二十六人矣山東二十九人多於河南之二十二人矣陝西  
九人多於廣東之五人矣乙未則浙江三十三人福建三十四  
人多於江西之二十人矣陝西二十二人多於廣東之四人矣  
戊戌則浙江四十三人福建二十五人多於江西之十八人矣  
陝西十三人多於廣東之六人矣惟是兩科則山東少讓河南  
耳辛丑則浙江四十八人福建二十七人多於江西之二十人  
矣山東三十四人多於河南之二十四人矣陝西十一人多於  
廣東之九人矣甲辰浙江四十人福建二十七人多於江西之  
十九人矣山東二十七人多於河南之二十五人矣獨是科則

陝西與廣東差相等耳丁未則浙江三十七人福建三十三人多於江西之二十七人矣山東三十三人多於河南之十七人矣陝西十九人多於廣東之六人矣庚戌則浙江三十三人福建二十六人多於江西之十九人矣山東三十六人多於河南之二十六人矣陝西二十人多於廣東之十四人矣夫南宮掄材多寡之大較如此則人文之轉移蓋可知也而稽以歷科之多寡可盡謂偶然之值乎浙閩齊魯冠裳鼎盛於一時猶云今昔互有乘除也至於陝西則尤有不得其平之甚者東西南北相距六千餘里則秦之封疆不爲狹矣會科多至二十餘人則秦之文運不爲弱矣且以今日大寮希闕之時自八座以至開府十有餘人而鱣直無黨觸忌忤世過軸林泉者不與焉則秦人之策勵而報主者不致自後於人矣而獨解額之數不得與

遺蹟較隆而論列則華岳空同黃河渭水不其貽羞巨盛矣乎  
此臣之所甚不解也矧當此普天稱慶之時特施聖恩將浙閩  
秦齊四省量爲增額廣開薪樵之途大開彙征之路則士爲四  
民之首其所舉手加額歡呼踴躍共祝萬年之聖壽者當首齊  
民而爭先矣

闕黨建祠疏

閔可璽

竊惟自逆璫僭竊國柄泰糾者一身九死則諂附者一歲九遷  
於是乾兒義孫爭先獻媚二三年來稱功頌德倡和建祠者幾  
半海內除臺臣寧光先所劾外據臣所知者尙有數人敢爲我  
皇上陳之創建三祠者李藩也聞其天津河間眞定等處倡率  
士民搜金建祠上梁迎像行九拜禮呼九千歲日中眞不知有  
君父矣創建兩祠者李精白也三王之國不行迎送而德州建

祠親詣上梁何其悖逆如此且迎忠賢金像旗幟上對聯有云  
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常明若居然以  
忠賢爲有道天子者稱頌何忍至此極乎乃若毛一鷺之建祠  
於應天與潘汝楨同一作俑姚宗文張翼明之建祠於湖廣大  
同皆爲害地方至朱童蒙延綏祠用琉璃瓦劉詔薊鎮祠用晁  
毓金像吳淳夫臨清祠毀民房萬餘間河南建祠毀民房萬柒  
千餘間江西建祠毀先賢潛臺滅明之祠諸如此輩上得罪於  
名教下播惡於生靈處以不赦之條當無同異者也此外臣未  
的知者尙多獨不可引退以謝清議乎然邪正不同爭建者固  
多而剛腸勁骨堅執不肯首事者亦不乏人臣鄉陝西省城鄉  
官生員無一請建祠者豈非馮從吾節義廉耻之教所漸摩者  
深乎內有一二武弁倡爲創建投呈撫按批行會議而強項之

知縣義兆張力寢其事陝民之受福宏矣又聞山東議建祠鄉  
官謝啟光程紹耻於列名道府中爲建祠而掛冠者猶有梁廷  
棟沈梅王堯民其人也至江夏知縣王爾玉借熊廷弼賊事挾  
其子索紹裘貂帽番布古董等物稍不加意赫以嚴刑致廷弼  
長男自刎於獄及廷弼妻赴縣堂稱寃復將二婢去衣責四十  
板天下有此貪暴之吏乎至若德安知府李行志爲揚漣賊事  
設印信綠簿且作募緣文不避時忌應山知縣夏之彥傾家捐  
俸以助漣懸坐之賊而保全其妻子爾玉視之當愧死無地矣  
前真定按臣宗師襲馬逢臯京通倉臣楊建烈皆以不媚忠賢  
而降處例轉今逆璫已伏誅而忤璫之身使所當賜還原職者  
也臣又思逆璫用事時獻媚者爲固寵計猶曰不得已也今聖  
明在上雅正業已分明而尚有譏訕鄒元標馮從吾之李中正

非宇宙間一怪事乎邵元標馮從吾之理學與楊漣之節義當  
並峙爲一代斗山豈容輕議今其骨已寒其冤尚未雪中正么  
麼邪類乃敢出位妄言橫肆詆毀必欲使逆璫有子而孔孟無  
徒無乃徒爲奸人報復之計而自干名教已甚乎至若起廢一  
事臣前疏謂當以叅糾逆璫者先與起用已奉屢旨而數月來  
曾推卿貳尙多依附稱頌之人則今日局面亦概可知矣其曾  
經疏薦之沈惟炳劉懋皆力救楊漣力叅忠賢今且淹其啟事  
吝一願官他尙何望哉聖主當陽而羣陰尙熾願皇上深察之  
也

同鄉請馮少墟謚葬祭贈廕疏

解引槩

竊惟宇宙所以不毀者賴有道脉爲之維持道脉所以不湮者  
恃有朝廷爲之風厲我國家二百年來眞儒輩出列聖表章不

遺餘力而我皇上神明御宇首重理學一時摧抑諸賢咸獲耀  
於光明清承雨露而臣鄉原任工部尙書馮從吾者生前未竟  
厥施身後特蒙聖眷蓋已載荷明綸祇候部覆而其生平正學  
真品猶未悉仰徹天聽臣等生同里閭且有及門受業者景行  
有年服膺有素敢不據實爲我皇上陳之從吾幼懷作聖之心  
獨任斯道之重雅操能嚴一介清風可振千秋方其讀書中秘  
時卽挺然以天下爲己任功名富貴不入其心布衣蔬食無異  
寒素而做人一說卓有真見迨歷任西台執法不撓城狐屏跡  
壬辰大計嚴禁餽遺苞苴無敢及門者風清弊絕百寮肅然時  
神宗皇帝靜攝久從吾疏請朝講詞甚切直幾撓神祖之怒至  
於廷杖以聖母聖節輔臣力救獲免尋移疾歸環堵蕭然處之  
甚泰比再起巡鹽嶢政一清而且斥政府之私人忤政府意削



籍去林棲二十六載絕意仕途惟明道淑人爲惓惓台省交薦  
銓宰補牘章數十上光宗皇帝登極特起大理少卿將欲大用  
熹宗皇帝登極從吾始與憲臣鄒元標同出山時遼警急京師  
戒嚴廷臣爭遣家歸從吾獨孑家入都人心始安尋晉副都御  
史與掌院鄒元標同心秉憲台綱振肅又與元標悉心講學發  
明忠孝之大義提醒聾瞶之人心士庶翕然從之京師首善地  
人知有學自從吾始也但以官大理時會議紅丸挺擊二案力  
持正義不阿時情言者遂借題禁學從吾五疏乞歸不俟終日  
嗣是屢推不起而逆璫魏忠賢用事忽矯中旨削奪折毀書院  
責志以歿矣臣等查得我朝理學諸臣從祀孔廟者惟薛瑄王  
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四人從吾躬行實踐無愧薛瑄剖發良知  
有功守仁且其善利有圖獨扶性天之奧學術有辨力闢佛老

之非羽翼聖真楷模後學功尤在獻章居仁上蓋自少壯以迄  
沒齒無一日非悟道之時自筮仕以及投閒無一處非講學之  
地所謂正學真品不寄人籬下不傍人步趨出於沉潛之功優  
入仁智之域者也既已闢邪崇正操修可對古今亦且繼往開  
來姓氏有光俎豆伏乞皇上勅下閣部查照四臣例將從吾卽  
爲擬謚特准從祀以昭聖主崇儒之治仍勅該部將從吾應葬  
祭贈廕全典照鄒元標例從優具覆庶真儒無不闡之幽光而  
盛世有常明之道緒矣

崇寬厚之政疏

衛楨固

臣惟虞史之贊舜也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而維時則四方風  
動矣我皇上無一念不好生無一事不恤民寬簡之德不舜讓  
也而冠盜不息旱蝗時作百姓流離則何故此歸之劫運乎或

猶有人事不盡耶皇上悼太之政無窮而臣子責難之心無已謹摘其一二以入告臣待罪豫中知豫苦最悉百姓死於寇死於兵死於荒疫十去八九滿目荒涼言之傷心向也有人無地今則有地無人矣向也殺人而食今則無可殺之人並無食人之人矣賑濟無應手之粟催科無可加之人二三有司皆願爲百姓死嗟此才遺勢將何極勢不得不急議蠲賑以救此一方此蠲賑之恩宜急行者一計今日畿南山東一時督道州縣死難者何人寇陷河汝襄陽一時州縣任貳死難者何人慷慨捐生節義所關臣不敢望賞延及嗣也但加一旌恤之虛名便可慰死魂而勸將來不然恐如靈寶知縣之杳無下落襄陽道臣之不知去向者比比也此恤死事之典宜急行者一邇年以來固圉滋滿皇上雖屢詔欽恤奉行者未必盡體皇慈察獄中有

以建言獲罪而情可恕者有爲地方受罪而才可用者有以別  
事掛議而罪可原者皆當開解網之仁宏使過之路使士大夫  
不至與罪人爲伍亦所以養廉耻培氣節也此赦宥之慈宜急  
行三堂搆時修工作豈屬得已臣謂時諫不應舉廢凡一切  
應勦之工無論大小緩急暫爾告罷省一分供軍前一分之用  
便畱民間一分之生時和可待工作俟之後日此停止工作宜  
急行者四至巡方御史職司糾察若以簿書爲考覈便以有用  
之精神置之無用之地似當別有責成以明職掌臣並望寬無  
益之號件以課實功凡臣所言似非勦寇救時之事然元氣固  
而精神張培植根本誠宜以寬厚爲第一義也

添設神道嶺防兵疏

國朝 高辛傳

臣惟秦中自流寇蹂躪以來民不聊生萑苻時警幸我

清朝救民水火掃蕩賊氛各處設兵防禦民困頗蘇矣然西安延安兩府交界之區爲一省東北咽喉之地者名黃龍山其迤東神道嶺此地係鄜延平慶孔道南通西安所屬澄白韓邠等處北通延安所屬鄜州宜洛等處誠四通之衝衝亦寇盜之巢穴也明季流寇羣聚盤踞實始於此彼時設有防兵虛名無實所以釀成大患乃今日防兵則尤有可議者防兵分駐各州縣距此嶺皆百有餘里每間有警鞭長不及兵至則賊已遁兵退則盜復聚是以出沒無常附近州縣屢遭殺擄官兵已或報捷矣究不能絕其根株若不扼要早減臣恐將來滋蔓難圖所關地方非淺也伏祈 勅部確查舊例詳議良法於神道嶺復設防兵三五百名統以廉勇之將常川駐防以肅責成突有土寇竊發使與鄜州防將知會合勦無分界限無彼此推諉凡地方

功罪直令兩防將共之則資成備兵力合而土寇自當剪除矣  
且此兵不煩另爲添設卽從鄰近駐防各縣請或抽或調卽餉  
亦自有原額之數按時給發仍嚴禁剝商派民此又臣所總總  
過慮者也況兵丁駐防各縣勢分法弛未見防禦之功而每多  
擾民之害何如移之扼要之地一易以偵探一易以呼應卽轉  
移間而守禦有實效封疆可賴以永固矣

奏私派疏

前人

臣惟地方設經制之兵原自有經制之餉無私派民間養兵之  
例乃秦中私派民間使小民正賦之外辦草辦豆辦有本色復  
勒要折色者比比而是臣謹就聞見最真最確者陳之一潼關  
營鎮守經制之兵也一應額設總糧布政司應於正額內給發  
韓城縣距省四百餘里從無額設本色該營於韓城縣每年加

派本色數千餘石不載入簡明冊不筭入正額內無端而令瘠  
瘠之民湊湊起解守候交納竟經數月雜費賠累不止十倍於  
正賦甚至本色到彼又要折銀使解戶呼天搶地無處變賣卽  
變賣亦僅得半值害民妨農莫此爲甚年復一年將來何所底  
止也布政司職掌錢糧該管會否知會此項私派該司何以漫  
無稽察如已經知會臣不知正項餉銀作何銷歸也至如邵陽  
澄城韓城等縣防守兵馬亦經制之兵也自應有經制之餉韓  
城防兵僅二百名乃以私派里甲出米豆出草束日催月比民  
無寧日更可異者復將私派本色計一年內折銀不止五千餘  
兩竟充私費仍令百姓挨門養兵是地方未受寧謐之福而百  
姓先受騷擾之害矣且聞各州縣指稱買運草豆指稱供應大  
兵私派私徵私折者不止韓城一縣嗟此殘弊寧堪此重困乎

伏祈勅部轉行督撫嚴查私派私折者是何經制藩司銷算冊內果否開明額外加派之數正額之外因何時有私派並查添私派充糞通同害民之貪肆無法者庶私徵之風少警而民困少甦矣

重師儒疏

賈宏祚

竊惟廣文一官勢處微末而古人重之者以庠序學校之官爲興賢育士之本誠得人以教士則名公巨卿時時興起其間所云師道立而善人多不可不汲汲也考明初盛時甚重學官之選故耆儒輩出凡文章大業如較書纂史典試分房皆得預聞禮待既優才品亦著甚盛事也其後稍益輕微以致儒風不振司教等官止爲老儒腐生銷歸之地日暮途窮苟祿爲幸求其振拔矯勵風節自敦以興起士類者蓋絕響至今矣今歲舉賓



與求士如此其亟也然而師道未立則多士不興多士不興而  
實與歲舉則是所舉不副所求名應而實不應也臣愚以爲欲  
求真才先廣教化欲廣教化先重師儒按今在外教職例得陞  
補國學又添設翰林院待詔孔目等官亦取諸此與斯選者非  
不榮重也要皆積日計俸得之卽兼論薦錄亦皆空又無事實  
者也臣請 勅下提學各官留心諮訪其教職之中不分甲乙  
明經果有敦修行誼裨益名教某事可風兼以博學宏文羽翼  
經傳著有成書可爲典要及教訓有方多士式化者卽開具實  
行並所著述轉達撫按持疏薦舉到部勘詳不謬俸滿之日方  
得陞補前項京官再照明初舊例得與編纂之任果其試之而  
稱職不妨量才叙遷不限以官其雖有文望而體制輕薄修飾  
詞賦徒釣浮名無關行義者不在此舉亦不得止憑尋常俸薦

以取京官如是則上以實求下不得以實應師儒道重則頑  
懦立興於以培養士氣教育英才爲

國家收作人之效者將必由此矣

請復延綬節鉞重臣疏

衛執蒲

臣以章句迂儒生長秦疆考古酌今知三秦爲天下肩背而延  
安尤三秦上游其安危關係甚重臣目擊情形籌畫有素當茲  
秦疆甫定臣就要地需人起見敢敬抒一得之愚焉臣籍關中  
治屬西安而與延屬切鄰備悉山川險要幅員寥濶其地北接  
沙漠古稱河套舊疆東至黃甫川則神木府谷吳堡以黃河爲  
界乃秦晉之咽喉也西至定邊則安塞保安沿邊各堡與寧夏  
之花馬池接壤乃三邊之要衝也南則鄜州中部宜君洛川等  
邑與慶陽之河水寧州西安之郃陽白水澄城韓城各爲界又

有黃龍山之峻險綿亘硃砂嶺神道嶺之萬山叢沓延袤數千里地大而荒人貧而稀每爲鄰寇出沒無賴淵藪考稽歷代唐有郭子儀鎮撫其地宋有韓琦范仲淹後先經畧明季設有延綏巡撫一缺雖駐劄榆林而以延綏爲名者不時或巡或駐則延安綏德皆要地也故藉以平時彈壓有事截定爲最要者我皇朝定鼎之初仍以撫鎮並置爲經緯重寄迨後四海蕩平全陝分藩爲二而裁併延撫以隸西安誠因時變通之法也但計甯會而歷延屬往返月餘時平尙苦鞭長莫及頃自吳逆叛變柳清逆擊李師膺首爲倡叛定邊副將朱龍接踵響應一時環慶山寇沿邊窮民在在蜂起僅有榆林鎮城文武固守援兵立至方保無虞而綏德延安首被淪陷其州縣同時十有六七俱遭燬破豈逆賊之果有千萬精銳耶蓋土著無畏聞風波靡而

十餘年矣無節鉞重臣服故地以至此也雖有營汎兵皆單弱卽有守令習狙文墨其何能制卒然之變哉幸籍

天朝威靈赫濯遣平逆將軍迅掃恢復克奏膚功出斯民於湯火又特移雲貴總督四川巡撫二臣暫駐延安期盡安撫綏寧之事今經年餘小醜盡皆迹迹四民俱已安業而灰燼之餘尙多驚魂未定其暫駐督撫不日終歸彼任曷若仍復舊制撫臣俾有帶資於以表帥將吏撫輯殘黎不惟耕鑿良民永安化日卽有屬眼反側盡皆革心延郡安則三秦俱安誠久長安治之急務也臣非不知節省錢糧之時何敢議設重臣但思一時之作食所費有限而半壁之保障關係匪輕臣切本省地方之慮猶小上爲朝廷封疆之計甚巨也

應 詔陳言疏

劉蔭樞

切見我

皇上臨御三十餘年孜孜求治久而愈殷近因地震水溢日食諸災變諄切下詔使人盡言臣少不習天官之書測驗之術如洪範五行傳分配休咎何敢穿鑿以對然臣聞古人之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天心仁愛人君出災異以驚懼之人君實心修省克當天心則災異化而爲禎祥此不易之理也因時救弊各有所宜臣不揣愚陋謹擇三事冒昧陳言惟

皇上採擇焉一曰肅綱紀古帝王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萬事之煩不能以一入理也故立爲綱紀以統攝之使小以承大卑以承尊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九州之廣可使之如一家萬民之衆可使之如一身此所以不勞而成治也今天下久安矣皇上行寬大之政與天下相休息而承流于下者因循久而爲

怠玩意玩久而爲欺蒙如州  
之是卑不承乎尊矣河南百  
之室是民不統於官矣督撫

縣揭府聽者有之府司互揭首有  
姓塞縣官之門平陽百姓圍縣官  
藩臬不究其爲是爲非立行剖斷

爲之

上聞而隱忍姑息官民上下  
皆累累行假文者若若錢財  
受及發覺之後執法者不雷

使之取和此可謂綱紀乎刻假印  
千萬騙之入手貢監職官居然竊  
竊風行剪除奸宄而借言脫逃案  
紀乎伏祈特渙

嚴綸大爲振肅一曰核名官  
名也功者實也狗乎名則人  
務實而不求名名實之間人

虛書曰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言者  
皆求名而不務實核乎實則人皆  
朴之賢否庶事之廢興生民之休

戚所從分也

國家立法之始何事不責乎實乃久之而墮蔽生焉如開荒授  
實也而買熟以充荒拿逃加級實也而賄主以中逃招徠流  
亡實也而取數於現戶積穀救荒實也而侵欺以虛捏以至荐  
卓之實在獎善糾泰之實在警貪而今之列荐牘者果皆賢才  
掛彈章者果皆不肖乎以數千里之地畀之督撫藩臬數人愛  
憎由心高下任意六卿不得查辨科道無由指摘而名實之失  
真者比比也考漢唐刺史郡守或遇事不治或舉人不實立行  
罷斥十年以來督撫藩臬用辦事舉人而去者誰乎伏祈

乾綱獨斷大破積習然臣聞  
言所以近類而進也一日聞  
言路從來事君者期如堯舜止矣  
爲臣者求如禹臯止矣虞書  
數篇唐虞君臣之言盡載於是迄  
今考之爲都俞者半爲吁咈  
者半可見從古聖哲之主未有不

曰達聰而能每事盡善者也我

皇上好問好察上同虞舜未嘗不樂聞讜言但三十餘年來

聖德日以新大業日以盛慮周萬民而智出物表處其下者自

覺無裨於高深也故公卿大臣將順而已隨事納忠無聞焉

科道言官或披拾煩細以塞責或緘默終年而不語有

君無臣非所以法古而傳後也臣思人才何常敢言之氣亦在

作之而已今庶民百金之家必養猶以捕鼠養犬以吠盜邇來

部臣不思平心度物虛懷觀理每於議覆章疏之時非云有故

而來則曰營私而至一筆抹倒槩無短長是養猶犬而縛其爪

牙剪其唇舌無惑乎鼠盜之行也伏祈

勅下言官苟有所見不拘忌諱爲之直陳及部覆之後如有未

平許其申論庶乎有懷思吐效忠者衆矣然臣猶有請者古之



聖主上自師保下至左右侍從工技藝事之人莫不盡言故能日聞所不聞大開言路而專責之章奏將有十不得一者矣何也人臣具本六部議之天下傳之有隱諱避忌之處則懼而不敢書又

乾清奏對嚴若帝天執法在前糾儀在後能奏無失詞者鮮矣從古勵精之主早朝之外間有晚朝引之便殿略尊嚴而爲和霽人才賢否民情利弊政事得失各吐所見遇陞遷除拜之員率然召見與公卿雜論於前此博聽併觀之一法也伏祈博求中外直諒多聞之士置之言路每月內倣此意而一再行之不

能聞見日博有益民生政治之大抑且時近天淵言察其奏對才俊者得以表見其長而庸懦者不得掩覆其短言官之賢否又不待辨而自明矣

請鑿濱河地糧永禁現役馬頭疏

前人

秦豫濱河衝坍田地宜行核額查黃河在秦者由龍門出山南至潼關將三百里高原田地常無水患獨埕下濱河灘地東西相望遠者三十里近者將二十里除河水經流之地原無錢糧其去河稍遠之處俱照中地起科河之在豫者自滎澤出山東至虞城將五百里堤內中地常無水患惟堤外南北相望遠者二十里近者十餘里除河水經流之地原無錢糧其去河稍遠者俱照下地起科河性激怒常好灣曲而行一經掃刷動至數里坍入水中是地既去而糧仍存也有司各官以分數計之不及十分之一又漸次衝坍與衝決不同不敢具文報災督撫坐鎮省會何由周知臣思我

皇上一行蠲賑動至數百千萬豈忍濱河百姓獨有向隅祈

勅督撫細行查核量爲豁減賠累去而室家安皆

皇仁之推廣也一在秦現役馬頭當永行禁革查督催正頂錢糧有催頭糧長民樂自應此海內所同也獨秦省自故明以來催頭糧長之外有現役馬頭名色每里分爲十甲十年一輪週而復始時行時止莫可稽考三逆變亂而後軍興歲午接濟一時勢所必需然此時所辦者皆公事也事平之後相沿未革不肖有司巧爲侵漁彼不立私派之名而令民間自派每里報殷實大戶數人常在衙前供役假辦公之名爲濟私之計現役馬頭均令辨應臣查別省州縣正項之外亦有必需差徭然皆爲數無幾閭閻公應民不爲苦獨秦省十甲輪流是一年辦十年之事一人應十人之役故民常應役之年計其所費倍於正賦皇上軫念秦民災傷百法拯救地方大吏三令五申時行禁飭

其稍知愛鼎者自行約束而貪墨不肖者猶陽奉而陰違也臣查定例內州縣官私行徵派與上司各官不行糾察者載在條例處分甚嚴但法猶器也器具而不川久而必敝法立而不行久而必玩祈

勅下督撫嚴加申飭將從前積習永行斷絕則橫索去而民樂業皆

皇仁之推廣也臣亦知臣所言者皆有定例遵行在案但伏讀恩詔煌煌謂現行事例不便於民者令督撫詳察具奏仰見我皇上明燭萬里知現行之例誠有宜因時而變通者也

藝文

韓城縣志卷十

序

史記自序

漢司馬遷

太史公旣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  
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  
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  
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  
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  
畱滯周南不得以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  
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  
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是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  
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

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子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

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  
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  
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墮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  
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儆表貶天子退諸侯討  
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  
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  
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  
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  
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  
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  
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矣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發施已然之後法之所



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達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常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

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炙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夏日登韓城門樓序

唐王勃

下官狂走不調東西南北之人也流離歲月羈旅山川輟仙駕於殊鄉遇良朋於異縣臨勝地陟危樓放曠懷抱驅馳耳目韓原奧壤昔時開戰鬪之場秦塞雄都今日列山河之郭池臺左

有驚風雲之助人林麓周迴觀巖泉之入興則有驚花亂下戲  
鳥平飛荷葉滋而曉霧繁竹院靜而炎氣息賞歡文酒思挽雲  
霄人賦一言庶旌六韻云爾

夏日登龍門樓序

王勃

夫益者三友助道術可存同心三人助金蘭可浴况乎詩書舊  
好被樂廣之高天鄉黨新知掃顏回之陋巷尋勝地敘清蕪脫  
野客之荷衣入幽人之桂坐榴花浮酌對文章而無憂葛蔓調  
弦撫鐘期而有遇既而南方夏晚北牖晴開中園之弱柳含烟  
曠野之陰雲蔽日低虹飲水向溪谷而全斜戲鳥凌空狎林亭  
而半度興含情逸共敦行役之期搦管含毫獨擬晉人之序

贈知韓城李居敬序

明薛瑄

韓城古韓國也居河山之間地廣民衆先時爲邑者率多與吏

民不相得連以是去人皆謂其風土剛勁民好伺察其長上之失而中傷之關陝邑之劇而難治者必曰韓城云今令李公居敬以鄉貢進士來知是邑始拜官時人皆以韓城之難治如前所云者爲言居敬不以介意及到官痛刮剔官府里閭富弊潔身以先之祿食外一毫不以漁民自奉甚儉至馬不食粟澹如也檢餉吏卒非公故不得出縣門人以賄交者悉皆拒絕民有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敦本厚俗之道辭氣懇懇出於誠實民爲之感動信旣在民凡事不待督促而集賦稅以時里閭無事居敬在官始終如一日由是僚吏民庶皆服其廉公聲稱之美著於遠近及九載考績將去民恐失之不約而合辭乞畱者千百人藩臬以其狀上朝廷以民之安之也陞秩俾還所治居敬固自恃不易民之信愛益深予謂天下古今人心一也謂

獨韓城之民難治豈理也哉吾以誠感其民民亦以誠應吾以智籠其民民亦以智應猶影響之於形聲也切怪長民君子誠之不足而歸咎於民之難治殊不知自求其誠使持身之廉處事之公一出於誠人將信愛之不暇又焉有不可化之民哉韓城之民前日之民也何前日之難治而今日易治乎由居敬知民不可以智籠可以誠感故其持身處事者皆不敢舍此而取彼積其誠信之久民皆愛慕不已將去而猶懇留之尙何難之不易哉以是知天下古今民心皆同有民社者勿謂其難治但當責其治之之誠未有至焉耳如有不信請質諸居敬云

禹廟序

左懋第

禹貢載壺口而水不與禹爭然猶有激盪震動之意焉至禹門而制於兩峽投其所適行安矣余壬申冬來知韓城其地秋九

月以至春二月不雨披志縣東北六十里有所謂禹門者禹門之上禹廟在焉余穆然而思神之至者其精不息物之大者其氣必神遣禱之天部衛公家其址相與登禹門以望兩峽山嶺聳千仞從斷兩崖直下至底斧鑿痕可指黃河水出其間折東南而下蓋門也夫若有鬼神之事焉昔二月廿七日禱輒雨三月初八日雨十二日又雨天部公揖余曰禹之靈也廟狹且圯請新之余穆然曰禹之德在萬世又庇吾民食其福者不忘其本此君子之言也登禹門不念禹古人見舞大夏則美之而維納之思伊何人哉序之以佐其成

乾惕錄序

辛金

本朝正學識者謂河津餘干足繼曾鄒濂建蓋以其卑不功利高不虛無不離日用庸行而透性命之宗也近世頓悟說滋士

鮮實詣身心視世人而若下議論每凌先民而上之余思挽焉而力莫之能也近得韓城晉德明而賞心焉德明地近河津學宗河津著有乾惕錄以闡道真與讀書錄言言互相發也河津有知亦將以莫逆嘉德明矣或曰言肖河津易行肖河津難請以行而觀德明全曰否否言堯之言而不行堯之行者有矣未有不不言堯之言而行堯之行者也德明受質恂謹居家孝友持身廉靜躬行允蹈蓋非止言河津之言者也或曰道無終窮學無止法其爲人也寧可止一恂謹一孝友一廉靜而已乎堯舜猶病文王望道未見孔子何有於我何爲也哉蓋人必躋聖學必達天始可立兩間而無愧也余心折其言書之壁以自警並書德明書簡端願與讀德明書者交相勉也

莫建馬公祠序

唐桂生

秦鑿涇水而鄭國得名漢肥關中之地引渠溉田而靈軹著談者美之於今爲烈嗟乎有以也夫蓋水之爲利害也大矣轉害爲利因利而導俾民間多得穀無旱乾之灾此固上之人從不知爲下之人畏難不肯爲卽欲爲之限於力睠睠焉望於上而不能爲一旦功成於艱利溥自上民乃歡忻感激繼之以泣曰此我公之所賜也能忘我公哉故有以公名堰者矣有以公名坡者矣至於亭障橋梁往往以公名而要惟水利爲大故或生而祠之歿不能已歲時享祀而黃童交走此亦人心天道與韓之爲邑也山周水匝田塍互出江以南吳楚間似之而邑西六里許爲土門有渠名馬公馬公者宰韓而鑿石導水溉田若干畝事竣建二亭山水間布政薛公爲之記梁山人元亦有焉循跡而求之公往矣精神不沒風流宛在宜韓之人不能忘也



有祠在梁上年遠迹湮是不可不踵事而創成之也祀典不云  
乎有功於民則祀之今馬公之澤在後世觀梁薛二記其任勞  
莫貸之情與民休息之意雖百年猶一日匹夫尙知慕義况賢  
士大夫乎余蒞韓於民無所加雖心力之所及亦不敢惜要徒  
能慕爾而不敢望則其果堪爲一庶倡乎然是舉也韓人自樂  
爲之願成在邇亦無事余之譏諛爲也茲捐俸如左併爲序

愛輯左蘿石先生韓城集小引

賈締芳

先生奉使不辱以身殉國炳炳大節照耀千秋故其片語隻詞  
流傳人間見者靡不珍若拱璧而於絕命一詞尤不啻視如文  
信國正氣歌焉蓋神龍片爪見者輒重先生如是人物宜乎當  
世之重其人並重其言也矧其學術正大手筆堂皇一切述作  
無非經世立教之旨本自可傳可誦與顧其四諫垣總制薇

寧時章疏奏記小子締芳未獲讀也惟是筮仕吾韓時所著韓城集崇儉書蘿石山房梅花塢詩者皆先生經濟性情之言精神命脉實於此寓先君子於蘿石山房謹珍藏之雖更兵燹不敢失墜每庭訓不肖兄弟輒出之以示爲之詳道禱雨祛虎勦賊守城社倉訓俗及教士尊經而文風丕振事令人數十載後尙如睹當年之盛焉蓋先君子以應童子試受先生知得親炙其丰采而詳其經猷之梗概故其爲御史也首請旌表以勸臣忠致政歸獨建祠宇於梁麓蘇中郎墓旁仍請邑君正其常祀良由得之觀感而信服者深也而尤惓惓以諸集爲慮小子締芳佩之爰手錄諸本一一較正魚魯豕亥之訛庶幾少減顧吝自爲書竊恐觀此失彼未足以窺先生治韓大觀也不揣固陋僭依先生集式彙爲一書顏曰左蘿石先生韓城集中分六卷

而末附以絕命一詞蓋雖非先生之全豹然嘗鼎一臠厥旨可知後之君子欲識先生之真學問真經濟而則效者求之是書焉可耳卽欲觀先生之所以殺身成仁磊落大節照灼千秋者亦於是求之無不可耳崇儉書小子締芳體先子遺志已專梓行世矣全集梨棗非寒士力所能辦謹什襲以藏俟當世之大人先生云

代壽吳邑侯序

吉庚

侯治韓半載諸弊釐革善政嗣興于是韓之人士安于庠農安于野商賈安于市莫不熙熙然皆有一賢邑侯於心而思欲歌祝之者今子月十七日逢侯嶽降之辰乃先期走使至都下徵余詞且告侯新政焉余曰申上諭乎曰然黜現年乎曰然汰冗役乎曰然行戶猶昔乎曰否侯性淡素需用固無多也物雖取

諸市沽而期日發值依時貴賤且公私互有鈐籍買辦者不得爲奸矣聽斷不爽乎吏胥不擾乎曰然明不可罔慈不忍欺遇事詳處無有不愼雖被罪者不能有異辭也詞先自拘繼以紙皂果抗違者必令鄉地隣佑同質而後改差大都差人十無一二焉余曰猗美哉所謂潔已愛民衆母而神君者乎斯不亦足以祝無疆而祝無期乎曰未已也奸牙盡逐也豪猾斂跡也請托不行也余曰然侯固介介者也侯以戊午登賢書於余有年誼聞遊都中有日矣曾未辱一刺謁選後乃得接見其容貌辭氣類和易近人而與語移晷卒不忍干以私侯固介介者也抑余又聞其戒崇飲勸積貯禁喪樂申明保甲警飭遊閑此尤有關於民生風化之原者告者未觀其成不知其爲善政之大者也夫侯本吳姓爲南都望族本支科第四十餘人鼎甲元魁仕

至九卿者後先相望侯以異質承乃祖天部公暨太君明經公  
家學其文章經濟久揚聞於名卿鉅公間今其新政又嘖嘖韓  
士庶之口余又何謂然余竊有願焉願侯力精無倦進韓民於  
觀化之成願韓民服教順則相與勉循於善政以無孤賢侯至  
意則爲禮義之俗矣是侯之心也夫是侯之心也夫當爲我傾  
一觴

記

西尉廳壁記

唐 歐陽詹

說文曰尉畏也亦尉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  
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  
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涖王爵則士義周是以  
古人之嘉用尉字爲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

東南尉洎漢則復命縣掾曰尉是以名至於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啟宇窮地闢土列縣出於五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次畿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爲之最畿縣僅於百渭南爲之最望縣出於百鄭縣爲之最緊出於百夏陽爲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爲之最上之最次於緊之最非最之緊無與焉緊之最次於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之最次於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於赤之最非最之赤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并自緊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投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員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曰

某人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人尙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茲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卽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士今武未大成務尙繁刑未大措獄尙生工與人興無時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寮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而揆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滎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累葉聲名爲天下聞鄭以明經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辭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

記因請書示本廳姓氏序於左其或先於鄭芳馨猶存者亦得之至於鄭皆繫若譜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  
十月十五日記

河濱靈源王廟記

宋陳振

皇帝臨御十有三年典章文武炳然一新正郊邱以辨兩儀廣宗廟以嚴九室興明堂以備配位之典祠太一以荅靈貺之符明德卹祀咸秩無文肝鬢駿奔罔不祗慄神祇祖考旣已安樂之矣而復以聲制律而樂和以身立度而禮節琢玉以成寶而文采彰鑄金以象物而基本固前世之所廢而不講後人之所忽而不問發明誕告悉出宸翰詔令一下不日而成於是卿雲呈祥靈光薦休膏露零滋朱草騰色嘉禾之秀羽物之翔凡廣古之所未嘗記者連章累牘奏之闕下頌聲洋溢周於四遐徽



玃來王氏羌入貢黔中嶺表龍水播川遺酋羣醜解辨屈膝而  
順爲臣妾者蓋不可以數計古之所謂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  
寶人不愛其財者具見於茲故一事之舉一物之來類皆付之  
史官刊之琬琰銘之鼎彝紀之以編簡載之以竹帛自堯舜三  
代典謨訓誥之書未有若此時之盛者也惟此洪河自大觀以  
來變濁爲清者畧有三焉乾寧保平率以累日惟二年冬見於  
同州之韓城邵陽其袤百里其久彌月詔遣尙書郎臣張勣持  
祝往祭旣抵其野訪故祠得破屋一區風凌雨剝頽圯殆甚懼  
不足以尊顯靈德上副一人誠報之意故已事而還請新廟貌  
詔可其奏旣賜幣勞以經其用又出大農之錢以助其不足鳩  
工飭材一不在民庀事於正和元年秋八月之壬寅落成於二  
年春正月之甲子凡爲屋之楹三十有四堂崇以延門嚴以閤

有廡如掖有屏如植籩豆之設有位侍衛之列有所輪奐丹雘  
儼無不肅乃賜靈源爲號因命擇詞臣而記其事部使者猥以  
屬臣振臣振不敢以荒菲辭竊惟洪範之數兆於五行五行之  
證原於五事自視聽貌言思之近推而廣之至五福六極休咎  
所報之遠若符契然豈人力也哉夫堯以水土未平吁謨而命  
禹禹以百姓未安歷其身而告功九年而澤水平土作乂考其  
績用固非人力而所爲者可不歸之天乎使百姓戴天而居履  
地而行力農而食日用而不知可不謂之神乎澗溪廣療之卑  
朝盈而暮竭有欲澄之者猶不能清况峴嶠萬里之勢數千年  
之久敢自期於身嘗而目見之乎非有作之聖人其孰能與於  
此今皇帝道德之妙蟠極上下精誠之微昭格幽顯凡所以施  
設注措一出於獨智百辟卿士曾不足以探識其奧而四方

里鼓舞震動化貸成就亦罔知帝力之所加豈天之神與禹之  
智舉在是歟福物之報固有由爾顧一河之清惡足以盡之而  
惓惓不忘者亦以昭景命領純嘏奉上帝之錫美而已竊嘗以  
傳記考之河千歲一清其應在人君壽考天下治安今接歲三  
清應益昭著自非睿聖撫運溥博淵泉通乎高深何以及此是  
宜有以銷張閭休揚厲偉蹟而詔乎無窮也如臣龍壇之陋顧  
安能識威英之太和而調達之姑以區區之見述其萬一而預  
榮焉臣謹拜手稽首而爲之頌曰皇帝臨御十有三年禮制樂  
作典章粲然道德之妙格於皇天景星慶雲膏露醴泉諸福之  
物克臻其全大觀之初濁河三清乾寧保平郃陽韓城有泓其  
澄有光其榮詔遣臣勸報祭惟精乃新其宮靈源其名郡縣奔  
走累月而成神歆其類既安且寧皇帝有道山川受職珍符來

貺惟神之錫皇帝有道受福無疆神之聽之德音不忘簿領臣振預榮釐事作爲聲詩垂千萬禩

修太史祠記

尹陽

太史公爲紀錄之宗表表而矜文辭者皆不能出其固吾得觀其書矣至于廟像家藏之古吾弗得而見之宣和七年秋予始官韓城尋遺訪古乃在少梁之南芝川之西得太史公之遺像焉予咨嗟而致式之因低徊周覽則棟宇甚傾頽階阼甚卑壞埏墜甚荒弗惟是享嘗缺然不至予乃愀然發喟屬諸耆老而告之曰司馬公文爲百世之英而所居不能蔽風雨學爲繼述之淵而所藏不能去荆榛今洪河汨流漾乎前也中條嶺起峙乎東也河嶽深崇氣象雄渾公文實似之而家廟卑痺如此其不稱公之辭與學也甚矣猶不爲邦人之耻歟予乃率芝川之

民擇其淑慝而好事者凡一楹一桷至于瓦甍門疏之用悉以  
資之卽公之墓爲五架四楹之室又爲複屋以崇之旣宏旣完  
矣於是直榮光之澳覘禹鑿之山面汾陰之睢縱望遐觀豈不  
快哉嗚呼惟公之文大肆于炎漢之間馳騁於千世之前其力  
最屢實幹造化欲談而悉之吾所不敢動吾喙觀其下葬於茲  
豈非淇河巨嶽實稱公之文也哉乃作述事享神之歌俾邦人  
習之歲時以樂公之神其詞曰公詞有如黃河流黃河吐溜崑  
崙邱上貫星纏經斗牛下連地軸橫九州崩崖搏石轉湫流騰  
煙跼霧飛蛟虬邇來宏放三千秋班沿范襲非公儔公鑿混沌  
開雙眸力敵造化窮冥搜公祠慘淡連古邱堯摧瓦落風蕭颼  
我獨來兮爲公愁新公祠兮去榛杞殺甚豐兮酒甚旨民髮髯  
兮公燕喜韓之原兮山之趾雲亭亭兮河濶濶公之來兮歲豐

美雲爲車兮騰爲轡公之來兮福滂被雲滅沒兮風不留公曷  
往兮俾我憂

重修漢太史公墓碣記

金趙一振

嘗考漢史司馬太史公生於龍門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  
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  
以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焉於是遷仕爲郎中父沒三年  
而爲太史令乃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  
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上協六經馳騁古今不虛  
美隱惡可謂命世之良才及其卒也葬於梁山之崗至今韓人  
享祀不絕惜乎時代歷久舊塚傾頽今春姚定乃率里人命工  
修復其意欲以光華文史之風激勵衰鄙之俗屬余爲記但以  
文荒才謬爲愧堅不獲辭直書月日耳

龍門建極宮記

元王鶚

臣聞諸先儒法始乎伏羲而傳乎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三聖相承而守一道西漢賈捐之乃謂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蓋以謂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歟抑堯舜之德禹以功歟傳子傳賢出乎天與孟軻氏說之詳矣堯有聖德舜有明德而禹稱絕德堯成盛勲舜有大功而禹則萬世永賴而復克勤克儉不伐不矜聞善則拜見有事則泣故柳宗元塗山銘曰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由是觀之則大禹之功德於堯舜何間焉祀典曰能禦大菑者祀之能捍大患者祀之禹之平水土也挈天下墊溺之民而寘諸安平之地又奚翅禦菑捍患而已哉歷代綿遠祀禮沒疎積習成風漫不加省有人於此慨然於廢弛之餘廣其廟貌以極崇

奉得不謂之賢乎今道者姜公其人也公名善信河東趙城人年十有九挺身道流師蓮峰靳貞常結居王刁涸籍有道價屬陝右兵亂士大夫避地者往往衣之一日語及禹門神祀因兵而燬惜無爲經畫者時公侍側乃潛有興復之志師亡公卽抵其所陋其舊制而將益之鳩衆議工其鴻基鉅址當壘以大石而無隙可攻俄沙其際沙盡石乃可出人咸以爲異公精誠感發助役者多自負所食不遠千里欣欣躍躍若神使然肇基丙午而落成於壬戌爲殿五楹其門稱是兩廡間架各十有八寢殿營於其後別爲道院殿則有四方丈雲齋無一不具又廣稱神祠凡可以爲國祈禳者悉有香火之奉甫西河壩卽看鶴樓之故基爲起石各巍然百尺河山勝概千里一目亦天下之偉觀也上在藩邸熟聞公名召而詢之言多應驗卽位之初三見



徵聘公奏對平實中多裨益陛辭勅賜官曰建極殿曰明德閣  
曰臨思仍命大司農姚樞大書其額以示歸榮別遣右相張啟  
元詔公鶚爲文以記臣聞命悚然曰三代而下世教不明中材  
庸士不爲淫祠曲祠所惑者幾希道家者流作大緣事以事所  
事分內事耳若夫追崇往聖不憚勤苦曠日持久爲衆人之所  
不能者蓋亦寡矣吾皇眷知爲賜嘉名誠盛事也臣謹奉詔拜  
手稽首而爲之銘曰維禹之功庇民無窮維禹之德配天無極  
世衰道喪事及淫祠明德之遠誰其思之粵有斯人是宮作新  
爰居爰處至誠感神聖皇簡知嘉名是錫金石祇書用彰厥蹟  
龍山蒼蒼洪流蕩蕩神功永賴國壽其昌

重修漢太史祠記

段 燾

治城之南里僅一舍有鎮號芝川鎮之陽道之右有塋曰漢太

史司馬遷也內樹貞珉歷更劫火年紀綿遠辭翰剝落弗可考也後存巨塚互嵌山石刻諸新詩雄文乃宋金鉅人魁士之作也按史記自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去周適晉後隨會奔秦司馬氏入少梁先生之祖喜授漢五大夫生談嘗爲太史以是推之西河猶先生鄉也葬於此者似有由焉宜差羅里從仕愛賢好古延祐甲寅來監是邑構其祠俾韓民以奉祀事落日求予以記之予應之曰先生之出處載在史傳昭然可見若蔓其辭則爲贅矣因歛衽而歌之曰梁山西倚壘翠光河水南下霜練長漢家作德威彼蒼鍾于俊彥弼武皇先生挺出坐玉堂以直秉筆稱賢良河山英秀天復償一邱黃壤埋芝陽歲華綿遠幾星霜因訛準謬成荒唐我公奉命來帝鄉下車都此心弗遑構祠潔爾修蒸嘗薦新黍稷惟馨香它山伐石勒銘章告

于厥後俾勿忘

重修儒學記

明薛瑄

韓城卽古之韓城襟帶梁山大河爲今陝右大邑邑學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及學舍創造旣久皆有弗治處河南湯陰王鼎以貢士來知縣事旣勤庶務尤重學政自大成殿以及兩廡神門神庫神厨有圯漏者悉完理之重作明倫堂東西齋俱增舊兩間擴明倫堂後地作退堂一所生徒退室悉修葺焉上木蓋瓦級磚繪飾壯固鮮彩經始於天順五年正月至八月訖工廟學旣新又申舉教條以勵生徒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來求予文予惟爰自隆古聖神御極未嘗不以學政爲先蓋以人之性出於天而性卽理也理無不善其氣質則有清濁之異故不能皆知其性之所有而復其初聖神君師億兆必治而教之俾氣

質清濁不齊者皆有以變化之而復其性若唐虞之司徒典樂  
夏商周之庠序學校皆教人之政也是以當時治化人才極其  
隆盛時至東周學政不修有若孔子之大聖雖不得位以行其  
道而其教人之法曰仁曰性與大道之類則皆本於復性故顏  
曾思孟皆宗其教而與乎斯道之傳及孟子沒性學不傳漢唐  
間雖或建學立師而教人之法則異乎古矣至宋周程張朱真  
儒繼出大有以發揮堯舜三代洙泗教人之法雖亦不得施之  
學政而性理以之大明我皇明統一寰區大興文治內自國都  
外薄四海莫不建學立師其學政則純用聖賢教人之法治化  
人才之盛聿追隆古夫豈漢唐所能彷彿其萬一哉列聖相承  
咸重茲道敕申勅天下以時修舉學政勿俾廢弛今韓邑王尹  
祇若上命克舉學政如此爲生徒者其深體聖朝隆古教法究

濂洛關閩之學以上邇洙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必由經  
窮理以復其性爲臣盡忠爲子盡孝與凡職分之所當爲者無  
不盡斯於人才風化庶幾有裨於萬一而王尹之興學亦與有  
光焉於是旣叙其事復繫之以詩曰惟梁有山惟邑有韓韓城  
之學王尹是完完之伊何蓋瓦棟宇神有妥棲士有息處釋奠  
考業旣飭且鰲媚學之子性道是資道體於穆曰命曰性性該  
萬善全昇神聖神聖在昔極建教敷唐虞肇迹典樂司徒延及  
三代教法隆備聖賢相傳千載一致蓋人之稟理一氣殊明誠  
兩盡斯復其初夫何前季相傳晦昧學名則同學實非是逮我  
皇明道際嘉亨學建內外復性是崇茲韓之校有成斯役磨石  
繫辭以示無斁

陝西東路餉道記

伍福

夫禦侮必主於用兵而用兵必資於供億故舉三軍之衆制獨  
獮之虜匪戰則守其於供億豈一州一邑之所能立辦哉必仰  
給諸路飛輓而後克濟也陝西自成化初胡寇屢爲邊患邇年  
復大集河套侵掠內郡遠近騷繹皇上以命文武大臣提重兵  
駐鎮榆林爲戰守計而戶部侍郎陳公巡撫陝西左副都御史  
馬公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余公以軍旅供億仰給諸處道里  
險遠難致是慮乃合陝西藩臬二司左右布政使朱英按察使  
宋有文輩僉議以陝西西路之運則由長安故道以達延綏而  
河南山西陝西東路之運則取道同州郃陽韓城宜川延長延  
川清澗綏州米脂宜抵榆林地不迂遠飛輓易達然駟遞之途  
巖嶮隘束高踰山巔下涉水涯崖阻石閼而韓城之麻線嶺者  
爲尤甚苟不修治使如周道地勢雖不迂遠俾餉其何克濟耶

於是以役事屬右叅議嚴君憲僉事孫君逢吉行視隘途而脩  
治之乃懸壘山刊木之傭募其力揆攢鑿撞秘之用庀其工具  
昇輦舂錘之器膺其要程督犒勞動而弗怠說以使民遐邇登  
集故自邵陽韓城以及米脂榆林歷州縣凡八九次舍不下六  
七十以里計者千伍百有奇途之並山當谿頑石萬狀凹者凸  
者兀者鉅者磊砢傾欹波翻獸蹲熾炭烈之嚴醺沃之潰爲埃  
煤一簣可掃或斬高山或堙絕谷橫巨梁以臨深易沮淖而就  
燥遂使詰曲稜層變爲坦夷昔也輟跡不通今則諸處輸運之  
供輪蹄馳逐源源其來師克有濟而虜寇不足平矣是役也豈  
徒便供億於一時哉凡都察之臣旬宣之使得以按轡從容往  
來無登頓之勞而傳命急足宵星不惑孥而行者家以安貨而  
行者肩不病一舉而公私兩便其利不旣久且博乎是皆臺部

重臣暨藩臬諸公處之有道與役以時敏於就事人不知勞也  
奈藩龐公勝身督征餉樂其成績而以紀事爲予屬嗚呼古者  
司險候人及合方氏掌達道路脩除之政月令季春開通道路  
毋有障塞皆有土之常事春秋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哉是不然  
用兵國之大事通餉道以濟師旅祛胡虜而靖疆場可謂賢勞  
王家一時盛節弗書不可庸紀之以俟史氏之採擇云

重修韓城縣廳堂記

王時敬

自秦罷侯置郡集小鄉以成邑天下之事咸歸於郡邑寄以承  
流宣化之責上體聖君子育元元之心以臻至治者苟非寓治  
之嚴整曹募之修飭將何從敷政教新視聽以壯觀於一方哉  
况韓關中之劇邑事夥人繁甲於三輔者乎奈縣治正廳肇建  
于國初重理於永樂間經今六十餘年歲月云邁風雨震凌上



黼傍穿傾頽剝落不稱觀瞻蓋亦有年矣雖前之賢令良佐興  
復之志恒作而更新鼎建者受受乎未聞焉成化己亥冬河南  
封邱吳雄由乙榜進士興教績著上功楓陛濃承恩命陟政琴  
堂自下車以來政出愷悌春生幽谷百廢俱興四民樂業頌聲  
交作而一邑大治嘗於聽政之暇一旦顧瞻致嘆以爲治所城  
垣守令之首務一或未然其責焉辭遂同縣丞磁州胡昭定襄  
張璘主簿涉縣趙奎典史尉氏閻奉各捐俸金及邑之良善仗  
義之士鳩工掄材勞心焦思除舊更新竭力營爲以構正廳三  
間兩庫四間俱高三丈闊四丈觀夫連楹接棟聳漢凌雲頽頽  
梁山以成一邑之壯觀猗歟盛哉建始於成化癸卯二月落成  
於是年五月雖云成功之速官不費資民不知勞古今希致耳  
有非公之處置有方擇可勞而勞之疇克爾耶將見是堂新建

不惟今之視古以示今又將後之視今以視古有能體公之心踵公之蹟使是堂永遠以爲官民之景仰未必不自賢令之今日矣因其請特書此以記歲云

重修儒學記

王盛

韓城陝之大邑龍門界其東北大河中瀉而左旋梁山鎮於西南濠水內出而右遶韓原雄壯卽周韓侯受封之地觀於詩之所載可徵矣學校建於治東蓋亦有年官是邑者或不能有爲而視學校不足輕重國朝興學之尹前則有若湯陰王公鼎今則有若封邱吳公雄焉吳以有本之學由乙榜進士鳴道河東有功擢宰是邑遂推善教爲善政而六事中急于學政之當務自王尹重修大成殿明倫會饌二堂日新時習二齋戟門櫺星二門射圃公廨右開學路之外所未及者若東西兩廡則改作

之賢象則創塑之院基學路則開展之與夫神庠神厨省牲舍  
號諸房學門義路禮門俎豆簠簋之類次第維新凡材木磚瓦  
餼糧工資之所仰給處置皆得其宜財不見費民不覺勞經營  
於成化壬寅歲不一載而落成屬予記其工之本末竊惟太極  
肇判道原于天在天爲元亨利貞之理在人爲仁義禮智之性  
其用至廣其體至微修齊治平之要舉不外此而隆古帝王建  
極建學以闡明之及周之衰道墜于地天乃篤生素王孔子集  
羣聖之大成爲萬世立言見知聞知者有顏曾思孟之儔傳其  
道於先周程張朱之輩明其道於後聖人之道如日中天歷代  
師之咸建學立師崇重其道逮我皇明法古爲治自國都以及  
天下建學建官初無間然而督學興學付託尤重宜乎士風奮  
揚教化張明科甲有得人之盛天下躋至治之隆崇儒重道之

功大矣哉陝右之學簡在帝心特命憲副戴珊綜督夙夜警惕學政大振于前莊馮劉伍諸公相繼有光韓之吳尹尤能體是心以興學而追配王尹王其古之文翁吳其今之王尹者耶二公之出宰雖有先後而報本興學之心則同亦猶周召之管洛雖有始終而得民成功之意則一制作恢宏大過於昔而叶力贊襄者若掌教王時敦司訓韓清李俊又能誨人有方使學者加勉進之力故今日英才之儲養應文運而傑出國朝人物周成段禮登名黃甲六十年間惟擬鄉薦王尹興學之後則乙未春榜之選者盛與馮義並列而爲將然之張本近年以來每科貢舉不過一人吳尹興學之初則癸卯秋闈之錄者丹桂二枝聯芳而爲方來之開端是人才輩出固由于學校之興修而學者成就實本乎啟迪進爲之有素焉夫彙契好德千萬世所同

然使後之正佐是邑有豪傑之才因廟學歷年之久能體二公之心而修舉廢壞則昔日之視今不猶今日之視昔乎爲師者能法刳援收授蘇湖而嚴經義治事之方爲弟子者能效游楊立雪程門而明學古人官之道則人才出自科貢效用於時而樹立古之名世者事業上不負朝廷教養之恩下不負循良作興之蹟而吾夫子之道賴之闡颺於天下後世者其功效又何如哉盛生長是邦育養是庠由科第叨職諫垣言有盡而意無窮復形之於詩曰惟茲韓邑氣萃鬱懋學校之建肇於治東學以明道原出自天帝王御世道化爲先天縱大聖吾道宗主折中羣聖垂憲千古歷代建學皆知有教至我皇明隆古是效國家天下莫不有學闡教育才卓彼先覺韓之興學吳繼王尹增其未及汲汲惟敏先後叶心大功相濟如成一人煥乎傑制神

明光榮士風振作濟濟英才三級踴躍文運大亨幸際斯時敦學興學尙鑒于茲

修土門口頭堰記

王翰

韓城西五里爲土門口水源出麻線嶺遙遞而下一百二十餘里名爲濞水山川水環抱所住居民種稻樹果利用甚饒今昔人以韓城爲小江南是也河至土門口邑人隄爲五堰分引灌田蓋有年矣四堰堤平岸固功易施水易達其勢之平然也惟首堰溉田居多而斷河絕岸百十丈許農民每歲墾工積石補接勞費萬狀一遇河漲崩潰湮圯嗣歲又從而料理之何苦焉嘉靖二十年邑侯詣山下車訪百廢登飛虛相厥艱指示方畧督民緣北岩豎木椿鑿石槽引水入渠至簡主易民始告便又爲之分畝定工以杜爭競邇乃五載民受其賜作頌興謠耆民

王子從等率衆屬余紀之余卑且鄙不工於言公之德政巨細  
悉備不能殫述雖然亦不敢以默也余觀韓之山川人物能甲  
於關中者惟此川富殖之利甚多富殖之利惟此川之水是賴  
昔人隄堰固有創造之功然陵谷變遷一時思慮法制豈能盡  
備苟非才智過人者新乃規度則歲苦月勞民乃生厭將并其  
前功而棄之矣今熊山公神智獨出於後軌民方物就其陳迹  
而更之營之又得賢蓮幕西潁張子金力贊其事工廉而力省  
事半而功倍初非求異於人者蓋求盡子民之責無負於朝廷  
付託之意也爾民聽令樂便安簡茲特舉鍾成雲決渠爲兩公  
私兼足視昔有加苟世守其法則世獲其利願可不知所自哉  
是宜形諸頌聲託諸金石以圖不忘也民應之曰子從等請之  
久矣請立石於儀門公弗許請立祠於道傍公弗許今吾主薦

城至再矣樊書至十矣帝心簡在徵章當不久而下公車其速  
駕矣吾民惶惶於是者正欲永終譽而圖報思也且繼至少父  
南泉朱公諱珊西濱曹公諱評皆注意溝洫申飭尤嚴吾民如  
之何而敢忘邪翰曰善哉韓人之情也報者天下之利知報則  
知作忠自昔白公引涇水注渭秦民追思而祀之猶木瓜之賦  
楚邱也今譙山公惠施於民不欲望報而吾民惠德之心自不  
能已是能作忠復古秦醇厚之俗也其甲於一方豈特山川土  
地之美而已哉於是乎紀之以備觀風者採焉譙山爲誰鳳陽  
籍都勻人諱文甲午鄉進士譙山其別號也歌云新漕載水能  
通利數丈椿木無多費昔歲勤勞今日逸美哉全公德湧被

馬公渠記

梁元

渠去縣潯六里六里之山曰土門爲渠基兩山盤脚如鐵軸爲



渠阪西上噴風直注爲渠源源東延山二百五十丈爲渠道其間或斧鑿或錘鍛或宜洞或宜枋玉甃金函與山同固爲渠制關節豹踰迤邐龍飛深廠可以卧吳牛爲渠形潺潺漾漾宛若白練之沓來爲渠水宗分而派析焉爲渠枝一輪百斗呶呶而轉可使在山爲渠車架一木於壘石上以渡溝瀆爲渠橋上坪下隰旱不能災者迺數十餘頃爲渠利人文風會於斯爲渠靈商者役者旬宣疆場者靡不指顧而歸美之爲渠警築亭林舉引水爲曲澗浮觴之制以節省溉爲渠樂政必欲惠民惠必欲持久任費任勞破心力而創建者爲渠上馬公

省漑效祿二亭記

薛亨

環韓多山支分梁奕抵縣爲象嶺濂水橫經其中上下百有餘里可灌田數百頃第山峽糾回險隘無深潭巨浸停蓄諸流兼

歲久渠堰類多圯淤旱則上流分截時稻鮮盈科滂礪之水澇則下流漫漶多沙磧衝潰之虞傍縣諸田往往稱苦邑侯馬公川東之豪英也夙諳水勢刻意疏濬於嶺前諸堰各先給石米爲之倡昔之湮塞者咸秩然通焉猶念土門薛曲諸村地多平壙不沾餘潤廼招工匠數十自領北隈鑿石渠數里民初難之公捐數十金佐工費又作水車挽之汲以助水力不及處渠成值旱利賴甚衆翕然頌公德墜石道左曰馬公渠仍肖公像以便瞻禮語云斯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非此謂耶公暇延諸士大夫于嶺南青龍閣閣懸崖俯瞰渠堰分流如帶畦苗蓊鬱遠達河濱誠韓邑之奇觀也薄暮言旋閣徑崎嶇公眺河北植園有茂蔭可備遊憩所市諸民爲亭二前方後圓俱鑿小池亭後又盤水磨與方亭前水車遙對若兩翼然引水遶亭入池始散

之田不數月落成節屆中秋賓賓亭上舉觴颺言曰此地山川  
聳結林木叢密芳華映帶不亞蘭亭今瀨氣澄空清風漾波激  
水泛觴形神蕭洒亦一時勝會也名此亭一省瀨一效禊可乎  
僉曰善復詢曰省瀨則聞命矣蘭亭修禊今古侈爲美談但暢  
叙中感慨係之今茲效禊果效其遊目騁懷之樂耶抑效其情  
隨事遷之憂耶公莞爾曰昔人爐視天地銅視萬物聚散消息  
難逃大數興盡悲來竟亦何益竊謂大塊造我以委順無處無  
可樂之地一命以上皆有所寄隨在皆分憂之時吾奚居惟遇  
勝地與賢者樂山水之樂處歛時與黎庶憂閭閻之憂如斯而  
已無論遠者卽此地枕山傍溪亦足樂矣當其恒暘水涸也禾  
稿於壟葉枯於枝汗滴土鋤莫可施甕抱甕灌罕盈畦公賦罔  
惜草竊匪測安得不憂一旦晏天垂弔雨隨禱應泉湧蹊谷水

盈溝洫槁者蘇秀者實三農望慰四野帖然民鮮愁嘆之聲官  
免追徵之苦能無樂乎惟樂始見水利之功溥惟憂則疏濬之  
心自有不容緩者若廵省無所樂固無自彰憂亦有時忘此亭  
之所以建也薛子曰仁不遺民智不後時公先事憂民憂臨事  
樂民樂又建此亭誌不忘其爲韓民慮深且遠矣宜書諸石以  
風來哲庶登此亭者勿翦伐勿傾頽後之效今如今之效昔蔭  
庇吾韓寧有極耶

重修城隍廟記

薛亨

國家建邦設都必設城隍廟廊廡齋寢儼然俱備有司筮仕者  
齋宿謁告誓奠視事朔望歲序瞻禮必虔厥典重矣稽古城隍  
之祀不載經祠宇自唐以來徧天下蓋後世禮以義起云廊  
廡諸神無名號亦多扁閤罕殷薦間有類宗浮屠地獄說

有積惡而死者輕則械繫重則剉燒春磨願忌祝禳冀脫苦海  
溫公嘗著論非之謂人死神與形離杳無可卽縱有剉燒春磨  
之具無從而施卽施豈復有知亦豈能禳而免乎爲是說者不  
過異端恐喝愚流俾修齋奉佛耳今博觀天下郡縣非一處賢  
愚非一人繪像羅列不一而足果溫公之言不可盡信耶抑有  
其舉之莫敢或廢耶竊聞有陰有陽者天道也有善有惡者人  
道也人不能皆善無惡故世不能皆治無亂先王設官長以司  
陽設神主以司陰福善禍淫消亂於未形保治於滋泰皆所以  
翼朝廷之政教贊天地之化育官不可一日無神可一日忽乎  
哉司陽教者咸有佐貳吏丞供法命司陰教者寧無侍衛神祇  
協冥司則祀城隍而羅諸神良有以也就中械繫諸具固云耻  
茫書曰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旣云降矣必有主之者或祥或殃

豈漫無所據而盡在身後哉箕子陳洪範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五福以壽富康寧爲先昭受於天者必歸之神明默佑六極以憂疾凶短折爲重刺心摧肝不啻罹刑憲然安知非獲罪於天而神陰罰之耶吉凶不僭在人則神之爲靈昭然也不畏昭昭於生前徒談冥冥於沒後無怪乎惑鬼神者紛如而疑信卒莫之決也韓之城隍廟設在縣東北隅初制朴簡後添鐘鼓二樓明禋亭及諸坊翼廟亦云盛矣歲久脊瓦殘缺椽柱亦有腐朽原設諸神位頗偏門像多彫落廟貌罔飾趨踰鮮肅鄉耆吳存恩等慨思重修邑侯馬公嘉厥舉捐俸金十兩爲士庶倡社中尚義者各隨心施助不踰年自正殿至大門俱增飾煥然請愚記愚惟子不語神幽難闡也鬼神之德之盛於中庸特發之是體物不可遺者神至德也聖而不可知者神妙用也惟不可

知故夫子不之語惟不可遺故在在實祀焉每歲風雨謂禾稼  
登人物阜惟神是仰或雨暘愆期災沴薦至惟神是禱神佑無  
方有禱輒應其爲斯世斯民利賴者豈眇小乎哉故旣於仲秋  
肅物以祭又於祠宇盡制以修匪直惕神威將吝神貺而萃人  
心之渙也庸可無記噫神之歆人也以德不以物人之事神也  
以心不以文德苟無虧辨香可致祝勺水可薦孚心或有愧雖  
潔粢盛備牲樂神將不之享矣彼不求吾心之神徒殫於在天  
之神能徼惠冥漠乎是役也愚不壯重修之偉麗惟論神道無  
私以爲事神勸

重修城隍廟碑記

蘇進

先王制祀典防庸道路在所不遺顧不及城隍豈以捍衛功反  
出防庸道路下耶古俗醇龐日囿於神功而不知爾自秦馮尙

見夢於高帝灌嬰配饗於江州而城隍之神始著後世因嚴祀之韓之城隍則廟於艮隅有司筮仕者齋宿謁告歲時虔祀如制厥典重哉顧初制簡朴其鐘鼓二樓明禋亭及諸坊翼廊則後所增添也歲久有瓦檼柱日就殘朽原設諸神像亦多彫落乃鄉耆陳撰等相繼修葺之其正殿榜曰靈佑後則爲含光殿神所寢處前則爲德馨殿蓋薦犧薦樂特爲是以設之又前則亭樓坊門其入謁者所由則有左右枝門東枝門修自南隅西枝門暨過亭則北隅程嘉佑陳克典等所修也欄柯炳煥廟度尊崇眎昔蓋有加矣先時大馬憲張公爲記足垂不朽余自甲辰冬綰符茲土每趨謁見而壯焉越二載嘉佑等復開記於余余惟城隍之祀秩在國典與山川土穀之神同列於壇壝所以神明之也廟而饗之不幾於人鬼乎然歷觀古載記楊子雲主



經歸石曼卿主芙蓉寇平仲主閭澤提以人鬼而神明其職者  
比比而然廟而饗之所從來而矧高皇帝命別百神良奸且與  
命吏相陟降福其善而禍之淫則一方之陰事固其總攝者若  
之何而不嚴事之也茲今廟貌新矣威命靈爽殆盻禬可卽矣  
入其闕而瞻拜者能無惕然省乎有決行而人不及知及知之  
而狙詐以逃不麗於法或麗於法者什九而幸脫者什一一對  
越間當必有思汗涔涔下者而民行可潛興矣斯爲得敬其明  
神之至意不然假塗飾以徼福與夫牟金錢自潤而託之乎鬼  
神其間恣遊冶而雜俳優者神其恫之矣此固崇祀者之所弗  
爲也余因併言之以爲一方黎庶勗